

傩的生活世界之我的田野——精神园乡

黄 清 喜⁽¹⁾

HUANG Qingxi

民俗学的田野是了解地方性知识的必经阶段，也是使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合法化的场所。而其实，扎实的民俗学田野将让研究者享受莫言之与高密的待遇——拥有自己的精神园乡。或许，这才是民俗学者最为宝贵的。下面为我进入田野的经过，现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一 进入田野

我的田野在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我是去那调查石邮傩。很幸运的是我虽不是三溪人，却是市山人，三溪就市山隔壁乡，因此我谙熟南丰风土人情和俚语方言，这给我的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然而，2011年春节去做调查时我也还是第一次去石邮，甚至也和外乡人一样不知道石邮在哪，不认识去石邮的路。于是进入田野前我做了一些准备。首先是思想上，我本想带着些理论去进入，跟我老师讨论后，老师说：“先不要构建理论，生活就是最好的理论，什么理论都在生活的实践中被运用，理解和扬弃。而且一旦有了一定成见，进入田野后就会有意无意地突出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不一定是重点，即使是重点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另一方面就会有意无意地屏蔽了一些可能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先不要带有所谓的理论，带有了理论就是带有了成见，你进入之后用心体会，洗耳恭听，眼光向下，仔细观察，耐心询问就行。也不要幻想一，两次调查就能把所有东西都弄通，那是不现实的。你就像一张白纸⁽²⁾放进去，出来之时能染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我谨记老师教导，在老师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以后的调查可谓如鱼得水。

其次是如何切实进入的问题。因是南丰人，对南丰比较了解，也有些人际关系，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进入田野的方案。这套方案按我自己的话说是“用了两条腿走路”，即官方和民间这两种途径我都用了。官方是通过我县政府的同学帮我打了个电话给三溪乡党委 A 书记，A 书记让乡党委副书记 B 开车把我从县城接到石邮，并把我安排在家住石邮村的乡干部 C 的弟弟 D 家。我是 2010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让 B 送我去的。在去石邮的路上，B 听说我是包坊人，就问我是否认识 E。我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会问起 E 来，他说他们高中时是同班同学。我说：“怎么这么巧啊，E 是我妹夫。”之后，我们的关系很好，在以后的调查中他不时来石邮看我，尽量为我提供便利。一次，他把儿子带来了，这让我有机会给他儿子压岁钱，不然，因春节做调查较忙，要特意找机会还真有困难。其实，A 书记让 B 来接我也是有深意的。B 当时包石邮，是石邮片片长，而 C 是石邮村包村干部，所以 A 书记知道，他们俩能把我安排得最好。确实，他们把我安排的很好，什么都考虑到了。这是官方途径。

民间途径就是直接见面大伯。这里还得提到一个人。我考上博士之前在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

学科研部工作了三年。学院工会主席 F 是我的老领导，也教思想政治教育，平时因工作关系我们接触较多，又是南丰人，对我很好，三年来一直对我照顾有加。而他是石邮傩班现任大伯罗会武的儿子！正因如此，我还在抚州职业技术学院工作时 F 主席就曾让我以石邮傩为题材申报省级或国家级课题的想法。现在我以石邮傩为博士论文也有一点他的意思在里面。于是学校放寒假回家，我从北京回到南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 F 主席。当我说明来意后，F 主席非常高兴，鼓励我好好做，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他来帮我解决实际问题。我说我要驻扎到石邮村去体认整个石邮傩的全过程，这期间要他老父亲多带带我。他说这个没问题，他来跟他父亲说。然后就问我何时去，我说二十九日先去安排住宿，大年三十住进去。他说大年三十中午他会在石邮老父亲家过年，让我也去。我知道南丰习俗，人们总期望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自自在在地在家过年，这样家人团聚的日子不宜去打扰人家，于是就婉言谢绝了。当然，我家因我要去做调查也安排在中午过年。F 主席知道我的意思，就说：“那到时来早点，我在石邮等你，我们一起来和我老爷子坐坐。”我非常高兴，于是三十日到石邮，把行李放下后就到大伯家去了。大伯见我来了也很高兴，特别是作为一位研究者，我是南丰人，既能听懂南丰话，又懂南丰风土人情，能和他深入谈心。那天下午我们聊得很投机，大伯跟我说了很多关于石邮傩的事。直至快六点了，F 主席还要回县城自己家里过年，这才说不陪我坐，并嘱咐我晚上在大伯家过年才回去的。于是我来石邮后的第一餐是和大伯一起过年。吃晚饭时大伯还继续跟我讲傩里的规矩什么的，简直就割不断了。后来实在太晚，我说：“以后我跟着您，您慢慢跟我讲，今天我们就先到这，您明天还得早起，就先休息吧。”大伯说：“也是，要讲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慢慢来。”于是我拜别大伯和 F 主席的母亲回 D 家住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傩班弟子早上在坐殿弟子家吃起傩饭⁽⁵⁾。这时我才算是把傩班的八个伯都看全了。⁽⁶⁾为了拉近我和傩班弟子之间的距离，我先向他们介绍了我自己。我说以后他们不要把我当外人，不要用普通话和我说话，我就市山包坊人。我是用家乡话说的，这让他们顿时对我产生一种本地人的认同感，也确实让我和他们的距离拉得很近，这让我以后的调查受益匪浅。能达到如此佳境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最主要的还是局内人的身份让我取得如此成效。因我是南丰人，从小在南丰长大，语言，思想甚至情结都是南丰的。傩班弟子跟我说话不需要思考就可以直接将思想表达出来。而如果要把南丰方言转化成普通话，不要说他们，就是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做到准确无误的表达。更何况这种转化会阻碍思想的正常交流，还得想怎么用普通话说出来，他们就懒得理你啦。在这里官方语言遭到绝对性的排斥，带有亲情感的南丰方言帮了我的大忙。

当地人的这种局内身份不仅让我超然于语言之上且谙熟本地习俗并具有很很多潜在的资源。比如我能把握住田野的度，能分得清本地人礼仪性的客套等等，就像上文提到的，我知道大年三十该不该去人家过年。至于说潜在的资源，我进入田野的方案其实已有体现，这里就用五伯彭春根和我的关系来进一步说明吧。一开始，即正月初一早上，春根和傩班其他弟子（除大伯外）一样，我都不认识，于是我尽量套关系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确信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能让我们之间相互熟悉起来。而最好的办法是从同学入手，于是我就说了几个家住耀里一带的初中同学的名字。⁽⁷⁾我想虽然傩班弟子未必认识，但我同学是这一带人，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一些讨论，也许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就能和他们亲近些。果然，傩班弟子就我同学展开讨论了，说在哪个村住，和谁家亲戚等等。不过，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春根。春根说：“你说的这些人都是在市山中学读书的啦。”我说：“是啊，我就市山人，就只认识市山的啦。只是我记得他们住这一带。”他说：“是的，他们是住这边，不过有几个在外面打工，就在外面成家了。你说的这

些同学都是我同学。”我惊讶地问：“他们怎么会是你同学呢？你家属三溪，要在三溪中学读书，而我们在市山中学读，他们怎么会是你同学呢？”他说：“石邮属三溪但塘子窠属市山，我和你一样都是市山人，所以我也是在市山中学读的书。”我当时就愧疚：虽说是地方上人，但对本地的地方性知识还是了解不够啊！这时我们才都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是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而当时市山中学一个年级就两个班，因此，他班上有很多我们村的同学，我班上也有很多耀里大队的同学。他们和春根虽在初中不是一个班的，但小学就是同学。有了同学的这层关系，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太多了，于是马上熟悉了起来。

当然，后来我们走得很近还有一个原因——他是我堂妹夫的姐夫。同学关系的确立让我们打开了话匣子，于是春根说：“哎呀，你还是包坊人啊，我老婆的堂弟也在包坊。”我说：“谁啊，也许我认识。”春根就说：“他老婆叫G，他是去了包坊招郎。”⁽⁸⁾这一说可把我给乐坏了，这不正是我那还不熟悉的堂妹夫嘛。说起这还有一段故事：我二叔膝下无子，就三个女儿。当时不是说不想生个儿子，也想，本来生了两胎就要去结扎，可两胎都是女儿，就没去，躲了几年。那时计划生育抓得紧，整天提心吊胆的东躲西藏，弄得精神疲惫，身体虚弱，躲到一胎后没能顺利生下来，而那胎是个男孩！就又躲，可生下来后却是女儿。而他自己因是部队里退下来的，觉悟比较高，再加还是一队生产队队长，虽期盼有个儿子，但已躲几年了，村里干部和群众都在看，就还是让二婶结扎了，所以我二叔是三个女儿。而我这三个堂妹都很争气，除老大外，都考上了大学，第二个堂妹于武汉大学读了研究生出来现在都工作了，第三个堂妹正为江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系一名在读大学生。可以想象，她们俩是不会再回农村了，因此，我二叔想把大女儿就留在家里，招个上门女婿来继承家业。也是有缘，刚好在塘子窠有户人家，一连生了五个儿子，⁽⁹⁾家里田地世界有限，想让小儿子到外面去招亲。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就到小二叔家来招郎了。我常年在外，对家里的事知之甚少，是听说小二叔招了门亲，可他们结婚时我在外地，没能参加。再说我回家也少，家里亲戚又多，四叔四姑，即使回家也疏于串门，所以就和我那堂妹夫不熟了。虽放假回家后见过他几次，但当时聊天即使问起过他老家也只是一种客套，没放在心上，更何况当时问没问我现在也不清楚呢。而塘子窠又是一个小堡，⁽¹⁰⁾我以前根本就没听过。但这时说起他，那就太亲切了。说也巧，就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正是我那堂妹夫——H打来的。原来他们一大早来我家拜年，听我父母说我在石邮做调查，就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雉班有个叫春根的是他堂姐夫。而这时我们正说到他。我把电话给春根，让他和H说说话，也算新年问个好。春根接完电话后惊讶地说：“原来你真是G的哥哥啊，嘿哇不晓几好！”⁽¹¹⁾以后，在大伯和春根的悉心照顾下，我很快就融入了雉班。

潜在的资源还表现在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上：H的身份。我们熟悉之后春根知道我要研究石邮雉绕不开一个人——风水先生，就对我说：“H的爸爸就是吴伯老嘢。”这下让我感到很是惊奇，这不太巧了嘛，像是写小说一样！可事实就是如此。原来，就是为石邮老爷“开光”和“安座”“捡日子”的风水先生吴伯老家连生五个儿子，H就是他家的小儿子。于是我就跟吴伯老攀上亲了。这真让我很享受于我的调查了。我家因父辈兄弟姐妹多，且我的那些弟弟妹妹们都比较有出息。我大叔，二叔和我家每家都是三个孩子，每家都考走两个，只有一个在家继承家业，形成一股良好学风，这让别人比较羡慕，享有比较高的声誉。这次我来石邮做调查，特别在塘子窠，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我父亲是我爷爷的长子，我是我父亲的长子。我家世代为农，真正考上大学从我开始，而这在外人看来，我们家的学风是由我带起来的，无意中我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榜样，因此我的这次到来让吴伯老一家感到非常荣幸。这让我受宠若惊。有了这层关系，再加春根的极力引荐，当然也是雉班弟子，头人，吴伯老和村民们眷顾，现在我和调查点人们之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们有事没事愿意打打电话，和我拉拉家常，聊聊

天，称兄道弟。虽然我多数时间在北京，但他们（特别是几个玩得好的年轻人）有空了，时不时打个电话过来，而我在闲下来时也会不时给他们去个电话，就纯聊天，这让我很享受。当然，如果是有什么不懂或忘了的，直接打电话问就是。

和调查点的民众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情谊让我悟出了一些道理，而我调查的事实也说明，要想理解某一民俗事象的真正内涵应具备以下几点：（一）学者的在地化。这要求学者不但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精湛的专业技能，还应具有当地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挖出当地民俗的真正内涵来。而学者的在地化跟地方性学者又有区别，地方性学者能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工作，但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很难进行地方性知识真正内涵的解读。而如果学者不具有调查点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则很可能流于泛泛的一般性归类和描述，则其解说缺乏深度或沦为仅凭想象的过度阐释，不能得其要旨。这两方面合起来其实都是学者以民俗事象的一般性代替独特的地方特征，从而不能做到对特定民俗事象的真正解读。最极端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学者深入自己家乡去进行民俗事象的解读。（二）学者的态度。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一书具有划时代意义，地方性知识大多在民间，民众所具有的当地智慧正是学者所需要请教的。而那些知识掌握在民众之中，民众愿意把这些知识拿出来分享就是极大的幸运了，所以学者应摆正姿态，谦恭谨慎，甘当小学生。（三）学者的热情。学者必须对所从事的研究感兴趣，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学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对某一民俗事象研究所达到的深度，是学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表现。如果学者只因课题的申请而被动调查和撰写论文，而不是全身心地热爱这一民俗事象，则他得到的材料可能只是半鳞片甲，而所谓升华就可想而知了。在当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一些所谓专家因课题的申请而去进行所谓的调查，其“成就”一多就美其名曰“专家”了。其实真正的做法应是学者首先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将自己的精神寄托投入其中，深入调查，刻苦专研，这样才是真正的做研究和做学问。莫言要回到山东高密去，也正因如此。这就是研究者的在地化和学者的精神园乡。学者虽见多识广，知识广博，钻研精深，但其创作力的源泉是存在于他的精神园乡的。于是，我感到庆幸（当然这是我的私心）而骄傲。庆幸的是，就我的论文而言，终究还没能有在地化的学者挖掘出石邮滩的真正内涵。骄傲的是，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园乡。想到这些，这让我对老爷肃然起敬，原来，冥冥中老爷都已安排好了。

二 春根的家史

既然说到五伯春根，就允许我来把他做个大致的介绍吧。上面说了我和他的关系，现在来说说春根的家史。春根姓彭，他家是在他父亲手上搬到塘子窠来的，以前家住黄陂。黄陂现处 206 国道旁边，属市山镇，在耀里与望天之间，跟望天交界。因那里交通方便，有一次他家还差点搬回去了。他家来塘子窠是他父亲因家穷，娶不到老婆，就到这边来了招郎。

他爷爷五个孩子，他父亲最大。他爷爷好赌，什么身家都被他赌输掉了。所以不是说他家在黄陂没有田地世界，以前是有的，都被他爷爷赌掉了。后来实在没家产，就拿孩子当。听说以前赌博的人输发了狂都会当人，有当自己儿子给人家为嗣的，有当自己女儿为人家童养媳的，甚至还有当自己老婆的。他爷爷就属那种输发了狂的人，将自己儿子当了继续赌，结果输掉了，最小的儿子就被人抱走了。当时连卖到哪去了都不知道，只是后来长大了才认到了。而且因为赌博赌得实在太穷了，养不起，就又把一个儿子给了街上一户人家，所以家里就只剩他两个姑姑和他父亲了。而且在他父亲还没成家前，他爷爷就

去世了。他奶奶将三个孩子拉扯大，家里就更是一贫如洗。该到他父亲娶亲了，可家穷，没人嫁，想来想去没办法，就到塘子窠来招亲了。

他家虽穷，但在黄陂还有一栋老房子，只是后来没去那边就被别人给分了。他家在他父亲手上是五个小孩（后来走掉了一个），七口人吃饭。本来说好这边（塘子窠）三个——三个大孩子，那边（黄陂）三个——他父母带着两个小的去那边。搬都差点搬过去了，但那时队里不同意，说要么就都在这边，要么就都去那边，后来考虑再三，还是没搬。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一系列运动，后来劈队单干，能分的都分，他家的老房子也就因没人在那边而被别人分了。

春根的父亲 I，73 岁，今年暑假期间过世了。他母亲 J，也前两年过世了。春根父亲来这边招亲时就写好“头男长子要归吴家”，所以他哥哥姓吴，而春根是小儿子，就姓彭了。在四姊妹中他哥哥最大，他哥哥以前也是种田，平时再做点手艺⁽¹³⁾补贴家用，现在在南丰街上开了个卖农药的门市部。那个门市部是他从人家那里买了个农业执业证——只有持有农业执业证的人才具有开农药和化肥店的资格，于是就在南丰街上开了那个门市部。他嫂子是三溪人，很勤快，也很和善，人很好。她娘家有一个哥哥，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共六姊妹。小时候家里因负担重也很穷，而且在山兜里，所以嫁到下面来她感到很幸福。春根有侄子侄女各一个，侄子考上一铁路学校，去年刚从学校毕业，工作找在江苏那边的铁路上。他侄女为南昌中医学院一在读大学生。春根的姐姐嫁唐坊，姐姐和姐夫都在家务农。春根的妹妹嫁石邮，为生计，他妹夫常年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回家，一般就春节回来过年，过了年就又出去了。

春根 1974 年生人，妻子 K 是 H 的堂姐，1976 年生人。K 是还在婴儿时就从石谦捡来的。捡来的原因是 H 大伯家已有三个儿子，想要个女儿，在怀第四胎时就先捡了个女儿来做引导，这样，她就由石谦人变成塘子窠人了。春根夫妇生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非常幸福美满，儿子 L，15 岁，南丰二中学初中。L 读小学时成绩还好，现在成绩下降了，春根虽着急，但感觉自己帮不上忙，所以说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去技术学院学技术，我不同意他这种培养子女的方式，叫他还是多关注一下儿子的学习，虽在学习上帮不到什么，但不要放松了对儿子各方面的关心。女儿 M，6 岁，⁽¹⁴⁾在耀里中心幼儿园学中班，很可爱。⁽¹⁵⁾

三 春根的收入

春根 1998 年成的家。成家后从他父亲那分到几十棵桔树，几亩田地和一些山场。现在田地都种桔树了，山上也开了很多荒，加起来共有六、七百棵桔树。南丰号称“桔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南丰蜜桔好卖，为此县政府曾于九十年代初大肆鼓励农民改农田水稻为桔树栽培以增加收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 1992 年南丰遭受百年不遇的冰灾，桔树大多冻死，县政府积极鼓励农民攻克时艰，以政策倾斜等多种方式引导农民恢复信心。三、五年后，收效甚佳，一时全县良田争相改栽桔树，农民种桔树积极性空前高涨。良田改栽完了，农民热情未减，逐渐兴起一股开荒热潮，即到自家从生产队里分到的山上开荒种桔树。这股开荒热潮一直持续多年，直至现在仍有余波，于是出现漫山遍野都是桔树的局面，南丰成为名符其实的“桔都”。所以，曾经的粮仓发展到现在几乎无人种水稻了，有也在较边远的一些乡镇还能零星看见一些。春根家也一样，现在家里已多年不种水稻。只留有一口田租给了人家，一年收几百块的租钱。而人家租去也不种水稻，而是租来养鱼赚钱。

春根平时做水果生意。这是他在成家后，自己有点桔子，就和村里几个人商量着自己拉出去卖，结果

见卖得还好，就试着小规模地做这个生意，后来慢慢就上路了。现在他们的生意线拉得很长，按春根的话说是南来北往，有在哈尔滨的，有在乌鲁木齐的，有在大同的等等，基本上是听到哪价钱好就往哪里拉。当然，也有他们一定的据点，这就是在那边卖的比较好，信誉比较高，在当地也有一定稳定客户，就和当地人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买卖关系了。他们做水果生意不只限于南丰蜜桔，会去全国各地采购水果，一年四季有什么就做什么。当然，采购南丰桔子如果是在上，下三堡，那他有“跳傩的”这个身份，人们对他就亲切了。而其实他和周围各村村民本身就沾亲带故，都很熟，这成了他的一大优势，在同等条件下肯定是他优先。人们甚至会开玩笑地说桔子卖了给石邮老爷，会保佑他们来年家业更加兴荣什么的，他就也会附和。这样其乐融融的互利买卖关系实属难得。算到现在春根做生意已十多年了，一般每年赚五、六万，再加上家里的收入，一般每年家庭收入在十万左右。对农村而言，每年这样的收入还算可以，所以春根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除了做做生意，不时到桔树地里干干活之外就没事了，闲暇时间他喜欢打打麻将。当然，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如去年疯传四川广元桔子里生虫子的报道就对他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开始桔子挺好卖的，报道一出来，桔子价格大跌，而当时他手上收购有十多万桔子，让他感到很吃力。但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比较平稳。

四 春根进傩班

春根是1994年进的场。早两年（1992年）毛·大伯过世，傩班需进弟子。当年石邮收了润印（现任六伯）和他哥哥两个人，但他哥哥没学会，而润印那时才15岁，实在太小，在让润印顶了一年后，头人感觉还是不行，又出于对现任二伯金孙的考虑，就问他塘子窠有没有合适的青年，如果有就介绍进来，也好陪他一起走走路。金孙自己也感觉年纪慢慢大了，是想找个人陪他一起走，好有个照应，于是就就去塘子窠问有没有愿意来跳傩的。这时春根初中已毕业，没考上高中也没去复读，赋闲在家，于是他父母表示想让他去。他们家就上下屋，金孙从小看春根长大，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来。他当时在家也没事干，横竖都是闲着，感觉跳傩也挺好玩，就答应了。但开始时他对老爷的感情不是很强烈，只是觉得跳傩好玩。那时我们在学校接受的都是无神论，可以想见，年轻人一般都不信一些神神鬼鬼的，春根当然也不例外。

进傩班之前需先学跳傩，师傅就是金孙，所以春根得到了金孙的真传，金孙最擅长的⁽¹⁶⁾《澄赤》和《凳子》他都学会了。这两脚傩⁽¹⁷⁾现在傩班除大伯，二伯和春根外其他弟子不会跳。而大伯和二伯现在都年纪大了，所以就他专职跳这两脚傩，当然其他傩他也能跳。本来学跳傩要去石邮，在大伯和头人的督导下教和学的，而且金孙当时还只是四伯，轮不到他教傩（只有大伯和二伯有资格教傩）。但金孙为人忠厚诚实，大家对他都放心，加之刚好要培养跳《澄赤》和《凳子》的弟子，于是就让金孙在自己家里教春根了。这也省去了很多麻烦事，如每天来往于石邮，石邮头人派人到场对傩班教傩的监督，大伯的到场及吃饭问题等等。学会后1994年春节跳了一年，头人见跳得还好，就对大伯说可以，于是在那年安座后就办了一场头师酒⁽¹⁸⁾正式入了场。因他家不在石邮，去他家办头师酒很不方便，商量后决定就在时任大伯罗会友（文兹大伯）家办了。于是春根买来好酒好菜，在文兹大伯家办了头师酒。当时一起会餐的人有几个主事的头人（头人中的头人），傩班所有弟子，春根父亲和他自己。大家济济一堂，开饭前先烧壶开水筛给各位头人和傩班弟子吃，再将提前买来的瓜果放在桌上，让大家边吃瓜果边告诉春根傩班规矩，席间也如此。当然傩班规矩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没说到的就叫他以后自己慢慢拾了。这样，春根就

正式进了傩班，那年他刚好 20 岁。

五 傩规

春根说，开始跳时感觉很累，没进傩班前还感觉跳傩好玩，进了才知道很难。刚开始那几年的前七，⁽¹⁹⁾八天会跳得摸摸倒要坐，两只脚都是酸痛的，连解大便都不敢蹲下。那时他想，正月里人家都在玩，而自己却被圈在傩班里玩又没玩，钱又赚不了几个，还累得要命，就想懒得你。⁽²⁰⁾虽然嘴里没说，但当时心里确实那样想过。跳了七，八天后两脚才慢慢好些，就坚持了下来。后来平时还能被邀请到这里那里去跳傩，可以到大城市里看看，慢慢就打消了退出傩班的念头，现在习惯了，就年年的年年去跳就是。

当然，开始跳那几年有时会出错，比如不小心拿错了圣像，跳错了动作，甚至有时碰“发”了人家的东西等。⁽²¹⁾不过拿错圣像他能马上反应过来，跳错动作也自己心里知道，至于碰“发”人家的东西他没有过，所以他还算好，这么久就这样如履破冰地走过来了。而四伯聂毛富却有一次在柏苍一户人家跳《双伯郎》时用兵器碰倒了人家神桌上的蜡烛，于是在跳完那户人家的傩后赶紧到买了挂爆竹在他家门口放。跳傩本身就是为人家祈求一年的平安和吉利，人们都带有一定期盼吉庆的巫术心里来接老爷，这样做了一下法术，⁽²²⁾就不至于让户主心里有个刺。不然，人家这年一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有可能想起这件事。所以傩班弟子，特别是刚进班的弟子真的会感觉规矩很多，说话都唯恐说错，就更不用说做事了。

就拿说话来说，傩班弟子说话总是忍忍缩缩，⁽²³⁾说一半留一半，感觉比较严肃，想说又不敢说，带怕惧，⁽²⁴⁾特别是刚进班的弟子总要看大伯或前面几位伯的口吻和脸色说话。这种想说又不敢说，欲说又止的说话方式是由傩班弟子的身份决定的。一方面，他们需谨慎，本身傩班规矩就很多，都是禁忌，他们又是老爷的代表，是去为人们祈福，就只能说好话了。第二，傩班弟子“带上面具就是神，摘下面具就是人”的身份让人们对他们带有很大的期盼心理，而且人们总喜欢在喜庆的春节打破边界的想象，希望傩班弟子真正具有无边的法力来保佑他们，于是人人都说吉利话和高话，就把后面的“摘下面具就是人”这句话给忽略掉了。而石邨傩是哑傩，戴上面具不能说话，要说话只能在摘下面具后才能说，而摘下面具又成为人。这就让傩班弟子两难了，说到好的，可以说，说到不好的，就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而只能“嗯嗯”，“啊啊”地一带而过了。第三，历代以来，傩班弟子都是依附于石邨吴姓，是石邨吴姓的“家人”，“家人”就是下人的意思，身份低微，受着吴姓头人严格的管制。对傩班弟子而言，跳傩又是去给主人拜年和祈福，这就要受到很大约束了，所以不敢乱说话。这几种身份的叠加使得即使是大伯，在一定情况下也只是“嗯”，“啊”，“是哦”等用这样一些话来应对了。因此傩班弟子的这种说话方式是由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不过现在好一些，时代也变了，头人要求也没那么严格。就像春根说的，他以前确实不怎么敢说话，现在敢说一些了。他说，一是傩班规矩已都熟悉，不去犯那些规矩就行；二是也已经到五伯了，这个位置已有一定的说话权利；三是现在头人要求得没那么严格。因认识水平的原因，他归的这三个原因虽没说到傩班弟子“人”，“神”之间互换的深层原因，但对傩班规矩和禁忌的认识及头人制管理的放松却是正确的。然而，即使是这样，圈外人要听懂他们的说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为此，我曾和春根开玩笑地说：“你们说话我要站在枫树稍上去听。”

至于说傩事的规矩，那就傩班里随处可见了。傩事没犯规矩就没事，一旦出错就是犯禁了。今年的跳傩，傩班弟子就有出错，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一）挂错圣像。圣像是大年三十早上挂起来的，八伯金泉在挂圣像时将钟馗和雷公两圣像的顺序挂

了个对调。因太熟了，成为盲点，大家都没注意到。大年三十就有人来给老爷拜年和还愿，等人们前来拜年时发现钟馗和雷公圣像调了个，马上叫傩班弟子来，把他们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说他们跳了这一世傩竟然连圣像都还会挂错！而傩班弟子知道是自己大意了，谁都不敢顶嘴，只很尴尬地赶紧将两个圣像的位置换了回来。

（二）没转鼓参神和走错路。初一，因三伯贤仔隔了一年没跳，有些生疏了，在村中沿老路去各庙参神时出了两处错：一是在从福主殿后面的桔树出来，跨上饶三公路时要在公路北边转鼓参拜骑骡太子殿，三伯没转鼓也没参拜。后来大伯就说：“头人还要跟着你来走啊？人家只要听你的鼓响就晓得了。”意思是说他那一下没转鼓，头人即使在家里都能听出傩班弟子没参拜骑骡太子殿。二是参拜了师善堂后三伯往原路返回，被大伯及时制止，才绕着师善堂往东边走上马路，再去岳山参拜老傩庙。那时，大伯的脸色很难看，眼睛直瞪着贤仔说：“现在你是连怎样走路都不会哦！”原来老路是参拜完师善堂之后绕着师善堂往东边有路走上来，而现在师善堂那破败不堪，那条小路平时没人走，都几乎不成路了，所以贤仔忽略了这一下。

（三）跳完傩没及时转鼓。初二，贤仔在一个厅堂打鼓，《双伯郎》的傩已跳完，一郎和二郎都出了大门，他还闭着眼睛在那打跳《双伯郎》的鼓。那时大伯和我们坐在一起吃果子，听到鼓声，一下子很紧张，因为他已看见一郎和二郎都已经出场走到我们这边来了却还在打《双伯郎》的鼓点。他马上就要转身去厅堂，这时鼓转了，转成承接下一节目的鼓点。看到这情景，傩班弟子们就说开了，说贤仔肯定是在边打鼓边想什么事，想得神了。金泉说跳傩时是不能想事，一想就会乱了手脚。他就在刚才一个厅堂跳《酒壶仔》时一下子想到要去丈母娘家接老婆而跳乱了手脚。毛富马上接他的话说：“弄得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赶紧把左脚踏上去。”因他们是跳《酒壶仔》里面的上，下手，得配合着来。七伯水根边嗑瓜子边说：“在前面一个厅堂，不知怎地，一下子想到事，差点摊（压的意思）了五只角。”我知道他是说他在跳《雷公》摊四角时差点出错了。

（四）碰倒了蜡烛。还是在初二，水根在一个厅堂跳《双伯郎》，从桌边拿一郎的戟时因有小孩在，小孩向后退了一步，不小心碰到桌子，一支蜡烛因粘得不牢固，倒了！这是很忌讳的，当时大伯没说什么，到跳完那家又跳了两个厅堂后，大伯乘水根一个人在吃果子的空当对他说：“以后自己要注意嘞，我们这是做好事，人家今年一年好就好，不好就会想起这件事了。”

像以上这样小小的出错不是每次都能够预防得了的，所以这就要求傩班弟子每天都得很小心谨慎。而以前无论在哪跳傩都要很认真，搞不得一下手脚，更不能出错，哪里做得不到位，脾气不好的头人都甚至会用烟斗或手蹬傩班弟子的⁽²⁵⁾黎黎。即使现在，在东位花寝，西位祠，东位祠，新屋里（吴连府）和傩⁽²⁶⁾神殿屋背（清代私塾）等几个老厅堂跳傩时傩班弟子都还是不敢大意，那些远远地坐着的老娃人不用看，只用耳朵听鼓点就知道傩跳得怎么样。

总之，傩事规矩很多，杂糅了各种思想和民间禁忌，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浓缩，来不得半点马虎。

六 头人与傩班的纠葛

正如春根所说，现在傩班弟子比较吃香，⁽²⁷⁾有很多机会被人请去各地见世面。随人们对石邮傩文化的认识，特别先有1992年江西省文化厅将南丰命名为江西“傩舞之乡”，又有2006年南丰跳傩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有2007年原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考察石邮傩村时，

为石邮村题辞“中华傩文化第一村”等，使石邮傩舞名震宇内，傩班被邀请去表演的机会很多。于是时不时就能见到傩班弟子在各大，中城市演出的身影和游客到石邮来看傩班表演的情形。具不完全统计，石邮傩班到过演出的国内城市有桂林（1992年），北京（1998年），济南（2001年），上海（2001年），南昌（2005年，2007年，2008年两次，2009年），甘肃永靖（2007年）和厦门（2009年）等。我做过初略的统计，近几年来，傩班弟子每年平时都要在本村或到各地去表演20场左右，而邀请者来至全国各地，可见他们出去见世面的机会确实不少。除在全国各地演出外石邮傩班还两次应邀出访日本（1998年和2001年），一次应邀出访法国（2008年）和一次应邀出访韩国（2010年）进行表演。这给傩班弟子以很大的满足感和吸引力，也使人们对傩班弟子刮目相看，傩班弟子地位空前提高。傩班地位的提高让他们自己有时也骄傲了起来，就对傩班规矩有所撼动了，有时甚至挑衅管理傩班的头人制。前任大伯罗会友就说他们傩班弟子就是老爷。这引起了石邮村民特别是头人的强烈不满，在一段时期，头人和傩班之间矛盾很大，势成水火。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当时村民和头人妒忌别人的眼前利益有关。当时傩班弟子日渐吃香并赚有较为可观的工钱收入，羡慕地看着曾经是自己“家人”的他们的辉煌，作为主人的吴氏子弟特别是头人和一些愣头青的年轻人心里就不是滋味了。而且自家的老爷成了为别人赚钱的工具本身就让吴氏子弟感到不仅吃亏而且即亵渎了祖先又撼动了地方保护神。于是吴氏子弟在堂而皇之之借口所掩盖的短浅利益下，傩班弟子在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且也打着将石邮傩发扬光大的大旗下，双方明里暗里对峙了十多年。

这里有一个事件是双方矛盾难以调和的有力证明：2001年县里与北京一公司签订合同，邀请石邮傩班去北京做为期半年的商务表演，并于此期间出国去一次日本。傩班弟子非常想去，而头人坚决不让，双方协商未果。傩班弟子就想不管头人同不同意，把圣像拿了去就是。头人得知消息后于傩班弟子去拿圣像那天先到了傩神庙，并把庙门从里面反锁了。等傩班弟子到庙里来取圣像时进不去，拿不到。双方在傩神庙门前争执很久，甚至县里干部来为傩班弟子说情也无效。于是傩班弟子也很不客气，在县政府的支持下，让人在南丰重刻了一套面具上北京和去日本了。

随时代的变革，特别是随经济，人身等依附关系的瓦解，头人制对傩班的严格管制正一点点失去效力。虽然1957年石邮傩班就因上京表演而闻名，但傩班地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让石邮的头人制度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为此，曾出现过傩班和石邮头人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到近两年在N手上才有所缓和。⁽²⁹⁾或许，头人和傩班弟子之间的纠葛只有双方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共同努力，以弘扬老爷的恩情才能更好地解决。

七 头人制的前世

以前殿上也有田，是从东，西两祠堂分出来的。炮会也如此，里围是里围的炮，外围是围的炮，只起马和下马全部的炮才都拿到傩神殿去。搜厅堂时搜里围的厅堂就里围放炮，搜外围的厅堂就外围放炮。1949年前的炮会有两口差不多四至五担的谷田，里围一口，外围一口，租给别人种，也不收租，租人就负责硝的费用，用硝抵租。⁽³⁰⁾如是说。所以在石邮是先有祠堂再有殿，说“是傩神殿上的头人”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为：头人是说祠堂上的头人，由东，西两位祠堂上的头人或轮流或选出几个来管理本族家产的傩神殿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就叫头人制。其中，外围以前是头人轮流着来管理

傩神殿上的事务，里围因缺少文字材料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是选出之后的长子世袭制，因以前里围的头人是长子世袭的。所以傩神殿是没有头人的，头人只有东，西两位祠堂上有。在两祠堂头人的基础上再东位和西位进行六房开，组成最初的东位六头人，西位六头人，共十二个头人共同管理傩神庙并形成制度的头人制。之后头人制进行了两次扩编，一次是将东，西两位头人扩大到外围十二头人，里围十二头人，共二十四头人共同管理的头人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恢复傩事后，1985年傩神庙批了水重建时九个村干部的加入（后一干部不愿多给钱而退出），从而形成现在的三十二头人制。所以“现在傩神殿上有点油水就说什么殿上的头”是不对的，说头人首先必须说是东，西两祠堂的头人。因东，西两位祠堂“公”多，而“大公”又可分出很多“小公”，如有人做出一定成绩，头人商议帮他家加一股“头”也是可以的，如P家的“头”就是这样来的。重建傩神庙时P在吉安做生意，也在吉安成了家，听说家乡傩神庙批了水，现在正重建，就以个人名义为庙里捐钱赠物，为庙了做了很多好事，后来头人商议为他家加了一股“头”。因他家在吉安，这股“头”就由他在村里的侄子一直帮他顶着。因此，头人的数量虽在一定历史时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却是可以变动的。

而对于头人制起于何时，村民都说祖上传下来的，其源头已无从说起，但查《吴氏重修族谱·山场田租》可以看到在乾隆二十六年就已存在二十四头人这一说法。《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中概述得较为简单，⁽³⁵⁾将其内容附录于文后（见附录）。另据《吴氏重修族谱·老谱文献》之《祖训》第十七条：“祠上办事首士，向来按照各房一年轮派，次年更换，贤者愚者无所区别，皆得为祠上首士，非皆熟习，不免素餐之诮……兹特合族公议，各房首士仍照旧规，一年轮派，次年更换外，公立管祠总理四人，未公举者不得管，既公举者不得推诿，以其熟谙祠事。”⁽³⁶⁾可见此时外围除祠上首士外，具体主管哪一方面事务的头人正式以“合族公议”的形式产生，即“管祠总理”，而且那时的“管祠总理”为四人。当然，这里的“管祠总理”不是管理傩神庙而是对外围祠堂的管理。这是东位即外围的情况，西位即里围的情况因缺少材料就无从得知了。不过借此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傩神庙头人制的产生及其时间问题。有了这个例子，其他方面的“管某某总理”也能相似地产生，其中包括“管傩神庙总理”的产生。所以“管傩神庙总理”是在“祠上首士”的基础上产生的，即“先有祠堂再有庙”。至于“管傩神庙总理”产生的时间问题，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比这次的“管祠总理”早。这里原因有二：（一）这是一次特意合族公议的大事，就说明很可能是首开先河的创举，以前没有类似的组织，因此可推想那时还没有“管傩神庙总理”。（二）石邮村村民对傩神庙头人制的产生记忆似乎很清晰，几乎能明确地说出三次头人组建的情况，这说明甚至最早的组建都可能只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因为村民的记忆是按时间顺序来的，距离自己越近的历史说得越清楚，远一点就记忆模糊了，越远流传越模糊，甚至就不知道，除非是值得合族共同记忆的重要事件。而相对于村中所有“管某某总理”的产生而言，如果“管傩神庙总理”的产生不是开拓性的首创，因已有类似的制度，如“管祠总理”，那么“管傩神庙总理”的产生因其重复性能引起村民记忆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但村民对傩神庙头人制的产生似乎记忆清新，这就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傩神庙的头人制产生于较晚的时间。

八 享受田野

还是回到田野上来。清明节的那次调查，我的一个任务就是体验他们平时的生活。为此，我留出了半个月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于是，我有时和春根一起去施肥；有时和润印一起去刨草；⁽³⁷⁾有时去看贤仔为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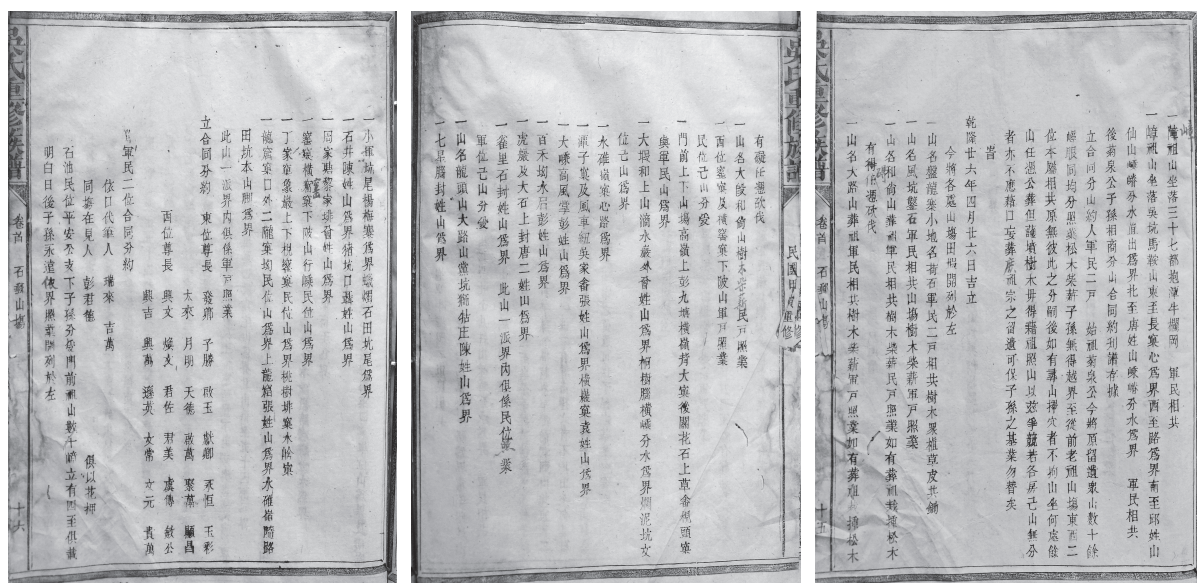
园打除草剂的药水；有时陪大伯去剪桔树的干枝；有时坐在 Q 的车上一起去帮人家装沙子；有时看承包了接水灌溉工程的那些民工用大板车运送管道去山上。这期间，我还到看润印用打田机耙藕田；有一次金泉的车晚上在广昌装货，我让他带我去感受了他开车的辛苦。4 月 12 日，傩班被邀请去金溪跳傩，我当傩班的一员和他们一同去了。这期间我意识到，我这才算是真正走入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融在了一起。以至于返校时 Q 问我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我说开光的时候。他说：“要那么久啊。你暑假不回来啊？”我打算暑假在学校整理资料，一开始没感觉到时间很长，而老爷开光还是农历十二月的事，他那么一说确实让我感觉真的要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没说出我那时一闪而过的想法，但我能感受到他们都是这个意思。那段时间我没做什么，就他们去干什么我陪着，所以我笑称自己是“三陪”。那时我们之间感情的增进自不用说，我甚至感觉出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时间。春根也这样跟我说：“你跟我们带来了老多乐趣哦。你说要谢谢我们，我们这些人却要感谢你哦。”有这份情在，我心里时常暖暖的。这么久没回去，他们有时闲下来就想起了我，在想起我时就会给我来个电话，而我也一样。

南丰人喜欢打麻将，农闲时都享受着打麻将的消遣方式。当然打得也不大，一块，两块，五块，十块都有。而对老百姓来说打十块就很大了，平时一般不打这么大，但春节是个例外，特别年轻人，越大越好。所以年轻人在春节期间一般都打十块，还作豪兴地要买几只码。傩班年轻弟子也喜欢玩，一有空就坐到一起去了。春节虽忙于跳傩，白天没时间，但晚上还是要去凑凑热闹的。一般是在白子树兜下那几个店里，玩到十二点左右就回去睡觉。石邮的麻将机很多，总共加起来有 20 部左右，分散在村中各处，村民打牌娱乐挺方便的。而如果上了街想打牌，他们一般在新汽车站一带，因那有几个石邮上，下三堡人开的麻将馆，都是熟人，所以就在他们的麻将馆里玩了。我 4 月份做调查时住润印家，和 N 的店隔得比较近，平时喜欢去他店里坐坐聊聊，看村民们打牌。当然，那时赌注小了，一般打 2 元（妇女）和 5 元（男人）。我因是本地人，会打本地麻将，有时闲了，也和他们一起玩玩。

在石邮呆的时间久了，我发现村民们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了。有事时我忙自己的事；没事时，见我来了，他们都会笑呵呵地对我说：“黄博士，来打牌哦。”这种不把一位研究者当外地人的亲情感让我可以“深入地浸润（deep immersion）⁽⁴³⁾到”他们的生活之中，和他们融为一体。而他们不但期盼我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甚至带有娱乐和违法性质的赌博，他们都乐于和我一起分享。

我的田野充满新奇和快乐，可以说，我是在享受着整个调查的全过程，而这已成为我博士论文写作的源泉。我的田野刚好最佳状态地达到了家乡与田野的同一，而其实，我的生活，我的思维，我的情感都带有浓厚的家乡情结。以前我只看到有形之物的家乡，而民俗学的田野让我理解了家乡的真正含义，也让我理解了民俗学田野的真正内涵。钟敬文先生曾说过：民俗学里宝藏很多，只待有缘人来开采。通过田野，现在我算是领会钟老的意思了。进而我明白了：原来，是老爷将我带入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园乡。我感谢老爷。

附录：族谱中首见二十四头人处



注

- (1) 作者简介：黄清喜，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2010 级博士研究生，师从万建中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中国傩文化，电子信箱：iamnorvin@163.com
- (2) 2011 年 1 月 6 日万建中教授指导我该如何进入田野时所记。
- (3) A 书记：本文对文中出现的人物采取匿名原则，代之以 A，B，C，D……，公众人物除外。
- (4) 过年：这里说的是家人一起团团圆圆地聚餐。这一聚餐一般是在晚上，叫吃年夜饭，南丰人习惯地叫做过年。以前这是一年当中最隆重也最丰富的一餐，主人在厅堂的神龛前置一神桌，置备好三牲，点上蜡烛，线香后带全家于神桌前敬拜祖先后一起团团圆圆地聚餐。聚餐时一般家人都要到场，如果有哪个没来，也要在桌上放上他（她）的一套碗筷，留个位子给他（她），以示家中有这个人。聚餐之后还有很多活动，如放烟花，守岁，换新衣，给小孩放压岁钱和放爆竹后关财门等。现在一切从简，大多数人家聚餐后是济济一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节目了。现在也有人家和电视里一样先不关财门，一直以看电视或打牌方式守岁到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去外面放烟花爆竹以娱乐，之后才关上财门睡觉。现在特殊情况比较多，有特殊情况的人家就中午先过年了，如今年大伯家和我家。
- (5) 坐殿弟子：石邮傩专门术语，即值年弟子。傩班弟子从大到小，每年轮一人值年，轮到值年的弟子叫坐殿弟子或值年弟子。从大伯到八伯轮完一遍后又从大伯开始往下轮，周而复始。
- (6) 起傩饭：石邮傩专门术语，即正月初一早上，傩班弟子全体人员在坐殿弟子家吃饭。因为老爷是吃荤的，所以这餐他们是吃荤。而南丰县全县正月初一早上都是吃素。
- (7) 耀里一带距石邮很近，耀里大队属于市山镇，包括耀里，唐坊，店前，雷源，黄陂，龙源，青塘和塘子窠等 11 个自然村。
- (8) 招郎：南丰方言，即做上门女婿。
- (9) 田地世界：南丰方言，即属于自己的田和地。
- (10) 堡：本文“堡”和“村”是一个意思。因这两个词南丰人都会用，由访谈语境和个人习惯而定，所以本文书写时也就同时使用了。
- (11) 嘿哇不晓几好：南丰方言，意为那太好了。
- (12) 劈队：南丰方言，从队里分出来。
- (13) 做点手艺：即做泥水和搞装修等。
- (14) 山兜里：南丰方言，即深山里。

- (15) 嫁到下面来：是拿三溪跟塘子窠的地理位置进行比较，三溪在山里，地势很高，塘子窠靠近 206 国道，且距离南丰县城比较近，地势三溪山里比起来要矮许多，所以说塘子窠这边是下面了。
- (16) 《澄赤》，石邮傩的专有名词，即《纸钱》。澄赤为南丰方言，即褐色，这里是用圣像面具的颜色来说明傩舞节目的脚色。因纸钱神为褐色圣像，就有此一说了。
- (17) 这两脚傩：南丰方言，即这两个节目的傩。这里“脚”是量词。余大喜和曾志巩对南丰傩舞节目的量词用“角”。至于这个量词到底是用“脚”还是“角”，我认为应用“脚”。此二字普通话为一个读音，都读【jiǎo】，而南丰方言则清楚明白地是两个读音，“角”读【gǒ】，而“脚”读【jò】。“脚”字在南丰方言中广为使用，如拉人打牌是这样说：“【yóu jǐ dà jò lā?】”即问“有几只脚啦？（有几个人啦？）”。回答：“【gā shóng nǐ qiù gōng hǎo sì dà jò.】”即“加上你就刚好四只脚。（加上你就刚好四个人。）”再如下象棋：“【há yǒu yī jò qí qiù jiōng liǎo nǐ gō jūn.】”即“还有一脚旗就将了你的军。（再走一步就将你军了。）”等等。而且石邮村村民说跳几脚傩都发的是【jò】这个读音。因此，石邮傩应用“脚”作为量词，即表演的是“八脚傩”——八个节目的傩。
- (18) 头师酒：石邮傩专门术语，即举行正式进入傩班的仪式。该仪式比较随意，虽有在傩神庙里点蜡烛和放爆竹等，都是意思性的。主要是新进场的弟子要办一桌酒席，请主事头人和傩班全体弟子一起进餐。请了头师酒就正式入傩班了。
- (19) 摸摸倒要坐：南丰方言，即累得走到哪里都想一屁股坐下去休息的样子。这是用形象的说法来表明累的程度，即闭着眼睛摸到哪里就想坐倒在哪里休息。
- (20) 懒得你：南丰方言，意为不想去，懒得去做，即退出傩班。这个“你”字不是指人，而是指要做的事。
- (21) 碰“发”了人家的东西：南丰方言，即不小心捧倒或碰碎了人家的东西。
- (22) 做法术：即用一种吉祥的方式让主人心里感到安慰。其方式很多，如点蜡烛和放爆竹等。傩班弟子做法术的费用要出了意外的傩班弟子自己出，不是由整个傩班来承担。
- (23) 忍忍缩缩：南丰方言，即吞吞吐吐。
- (24) 带怕惧：南丰方言，即无论做什么事总带有敬畏之心。
- (25) 蹬傩班弟子的藜藜：南丰方言，意为一种用手指节背敲人后脑勺以惩罚某人的方式，是一种带很重惩罚性的体罚。其方式为：四指前两节弯曲，用第二节指节背用力敲某人的头，敲得头很疼。
- (26) 老娃人：南丰方言，即老人。
- (27) 吃香：南丰方言，即出名和受人尊重。
- (28) 本文傩神庙与傩神殿为同一意思，殿上和庙里也为同一意思，都指傩神庙。因石邮村人这四个词都会用，由访谈语境和个人习惯而定，所以本文书写时也就同时使用了。
- (29) N：即吴义胜，1972 年生人，本届最主要的主事头人。即现任六个头人中的头人之一。
- (30) O：1936 年生人，初小文化，石邮村理事会成员之一，对傩事知识和历史知之甚深。
- (31) 类似的证明见下文《吴氏重修族谱·老谱文献》之《祖训》第十七条。
- (32) 批了水：石邮傩事专门术语，专指 1985 年傩神庙的那次失火。用“批了水”这种高话来代指烧了傩神庙。
- (33) O 说得激动时的话。
- (34) 公：对石邮吴姓各支各房祖先的尊称。
- (35) 见余大喜，刘之凡：《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台北市：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 年版，第 29 页。
- (36) 《吴氏重修族谱·老谱文献》之《祖训》第十七条，2007 年重刻，第 902 页。
- (37) 刨草：即为桔园除草。
- (38) Q：石邮人，和傩班年轻弟子玩得很好，他自己傩也跳得很好。傩班弟子有事就叫他来顶替着跳，并戏称他是十一伯（余达喜是九伯，我是十伯）。
- (39) 我今年 4 月份去做调查时石邮村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接水灌溉工程建设。
- (40) 作豪兴：南丰方言，即故意调皮捣蛋。
- (41) 买几只码：南丰方言，即抓几只麻将牌以压宝，目的是翻倍。买码即以抓麻将牌的方式压宝。其方式为：

以庄家为准，再是下家，对家和上家，分别对应麻将牌的一，二，三和四及其倍数的万，筒或条，或者对应东，南，西和北风；而中，发，白则对应庄家，下家和对家。买码的人以庄家为主，买到哪家就跟哪家或进钱，或出钱或不进不出。买了几只码则是哪只码跟哪家就随哪家算钱。

(42) 白子树茆下：即村中那棵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银杏树一带。

(43)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